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出版（一千冊）

實價大洋四角五分

論語辨

編輯者

趙貞信

出版者

樸社

總發行所

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
景山書社

印刷者

平西成府槐樹街三號
引得校印所

錄目籍書版出社樸

行發總社書山景號七十街東山景平北

古史辨第一冊(六版) 顧頤剛編著

古史辨第二冊(三版) 顧頤剛編著

古史辨第三冊(再版) 顧頤剛編著

古史辨第四冊(再版) 羅根澤編著

古史辨第五冊 顧頤剛編著

書序辨

實價四角

顧頤剛編集。尙書爲中國古史宗主，而書序之爲其綱領，且託之孔子，則其在古史上地位之高可知。自吳械始發其僞，朱熹承之，而後發沈書集傳確定之。惟因其作僞于西漢，床代復將此僞問題取消，書集傳雖極盛之讀本，而書序一卷則缺而不刻。直至清朱熹提出今古文問題，始以其爲古文家物，重將此真僞問題提出而解決之。本書錄朱熹之說，足以尋得一個結論。

甲種	乙種	丙種	甲種	乙種	丙種	甲種	乙種	丙種	甲種	乙種	丙種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八角	八角	八角	八角	八角	八角	八角	八角	八角	八角	八角	八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一角	一角	一角	一角	一角	一角	一角	一角	一角	一角	一角	一角

經概論 中國文字學 人問詞話(四版) 張玉田詞集

文品彙鈔 四六叢話敘論(明孫梅著) 郭紹虞校

水經注寫景文鈔 三訂國學用書撰要(再版) 李笠著

論文雜記(再版) 怎樣認識西方文學及其他(再版) 戴氏三種(再版)

妙峯山進香調查專號 妙峯山瑣記 西行日記

妙峯山瑣記 西行日記 佛西論劇

軍人之福 惲德米爾夫人的扇子 名號的安慰

聊齋白話韻文(蒲松齡著) 陶庵夢憶(再版)(明張岱著) 俞平伯校點

玉君(五版) 楊振聲著 常工著

范文樹著 孫東生著 王國維著 馮沅君編 郭紹虞編校 郭紹虞校

一元二角 三角五分 一元二角 三角五分 一元二角 三角五分

郭紹虞編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郭紹虞校

詳細書目函索即贈

論語辨下

論語辨二篇（錄一）

柳宗元

（柳河東文集卷四）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

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論語解四篇（錄二）

袁枚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四）

諸子百家冒孔子之言者多矣；雖論語，吾不能無疑焉。

夫子之所最重者仁也，以顏子之資僅許以三月，其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不許也。何至于管仲而曰『如其仁！如其仁！』管仲果仁矣，天下有仁人而器小不儉且不知禮者乎？天下之知禮能儉且器不小者，或未必仁也。臧口說而持之過堅，使前後不合，後世之慎言語少許可者且不然，而謂聖人然乎！

然則何以有此？曰，論語有齊論魯論之分。齊人最尊管仲，所謂『子

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以管仲爲仁者，齊之弟子記之也。故上篇『齊桓公正而不譎』，下篇『陳成子弑簡公』，非齊論而何！魯人素薄管仲，所謂『五尺之童羞稱五霸』。以管仲爲無一可者，魯之弟子記之也。故上文『哀公問社』，下文『子語魯太師以樂』，非魯論而何！均有僞託，未足爲信。

然則聖人之言如何？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善善從長，譽而不過，此聖人之論管仲也。

論語一書須知命名之義。『論』，議論也。『語』，語人也。自學而起以至卒章，皆與人議論之語，而非夫子之咄咄書空也。記者記其言而不記其所以言，致註疏家往往窒礙。

其答弟子問者，則詳于師說而略于問辭，記言之體應爾也。孟武伯孟

懿子及游夏問孝，聖人答之不同。仲弓顏回樊遲司馬牛問仁，聖人答之不

同。子貢子路仲弓問政，聖人答之不同。宋儒以爲就人所不足者教之，非

也。當時問者各有其人之議論，而夫子爲之折衷，記言者不詳載問詞，而統

括大義則曰『問仁』『問孝』『問政』云爾。人非木偶，豈有言無枝葉，

突然舉一字以相問者！況仁，孝，政，一問可也，何必重複問邪？一人問可也，

何必各人問邪？

顏淵問爲邦，夫子合三代言之。當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夫子從周之

意倦倦不忘，一旦生今反古，斟酌百王，豈以顏淵爲五百年之王者哉！當時

顏子非問爲邦也，論時，論輅，論冕，論樂，如今之論史者然，記者不欲舉其辭，則

統括之曰『問爲邦』云爾。夫子如其問而定之，時則夏，輅則殷，冕則周，樂

則詔亦如今之論史者然。其他爲邦之兵，農，刑，政，不問則不答也。不然，豈有南面爲君，僅頒一歷，乘一車，戴一冠，奏一部樂，而竟謂治國平天下之道已盡于此乎？疑孔顏論爲邦必不簡略至此。

然則何以證其各人之問不相同歟？曰，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此則兩人之問相同也，而夫子答異，其時公西華惑且問矣。若孟懿子孟武伯游夏仲弓樊遲司馬牛數人果問同而答異，則在旁側耳者豈無公西華其人起而一問其所以不同之故耶？倘諸人于相見時各述其先生之說，又安能不達如愚而不互相質難耶？蓋公西華之所以疑者，問同而答不同故也。公西華之所以不疑者，答異問亦異故也。

『犁牛之子』云云，或與仲弓論人才，或與仲弓論郊祀，俱不可知。而

仲弓之言不載，從所略也。不明記言之體而強解焉，于是史遷謂仲弓父賤，何晏謂仲弓父不善。朱子謂司馬牛多言而躁，樊遲麤鄙近利，皆以意爲之，不可爲典要。

答葉書山庶子第二函

袁枚

（小倉山房尺牘卷八）

……僕因之有論語之疑焉。陸象山先生曰：『觀易詩書聖人手定者，方知編論語者頗有語病。』初聞此言，似乎太妄。然平心玩之，亦似有理。大抵論語記言不出一人之手，又其人非親及門牆者，故不無『所見異詞』，所傳聞異詞之累。卽如論管仲，忽而褒，忽而貶；『學不厭，誨不倦』，忽而自認，忽而不居，皆不可解。其叙事筆法，下論不如上論之樸老。如道千乘之

國，弟子入則孝兩章，直起直落，不作虛冒架子。至下論則論仁而曰『能行五者於天下』，論政而曰『尊五美，屏四惡』，都先作一虛冒，如庾詞隱語，教人猜度。倘子張不問，則不知五者爲何行，五美四惡爲何事矣。其他如『九思』、『三戒』、『三損』、『三益』、『三愆』、『三畏』，都是先加虛冒，開周禮『九貢』、『九賦』之門。子見南子一節，子路何以不悅，夫子何至立誓，至今解說不明，足下亦曾議論及之耶？

公山弗擾召孔子之不可信

趙翼

（陔餘叢考卷四）

史記公山不狃本之左傳，小司馬註引鄭氏曰，『「狃」一作「蹂」，論語作「弗擾」』是論語之公山弗擾卽左傳之公山不狃也。左傳定公五

年，季桓子行野，公山不狃爲費宰，出勞之，桓子敬之，而家臣仲梁懷弗敬，不狃乃嗾陽虎逐之。是時不狃但怒懷而未怨季氏也。定公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又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桓。將享桓子於蒲圃而殺之，桓子以計入於孟氏，孟氏之宰公斂處父率兵敗陽虎，陽虎遂逃於譚陽關以叛，季寤亦逃而出。是時不狃雖有異志，然但陰搆陽虎發難而已，實坐觀成敗於旁，故事發之後，陽虎季寤皆逃，而不狃安然無恙，蓋反形未露也，則不得謂之『以費叛』也。至其以費叛之歲，則在定公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先墮郕，季孫將墮費，於是不狃及公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不狃及輒奔齊，遂墮費。此則不狃之以費叛也。而是時孔子已爲司寇，方

助公使申句須等伐而逐之，豈有欲赴其召之理。史記徒以論語有孔子欲往之語，遂以其事附會在定公八年陽虎作亂之下，不知未叛以前召孔子容或有之，然不得謂之以費叛而召也；既叛以後，則孔子方爲司寇，斷無召而欲往之事也。世人讀論語，童而習之，遂深信不疑，而不復參考左傳，其亦陋矣。

王登震澤長語又謂『不狃以費叛，乃叛季氏，非叛魯也。孔子欲往，安知不欲因之以張公室，』因引不狃與叔孫輒奔吳後，輒勸吳伐魯，不狃責其不宜以小故覆宗國，可見其心尙欲効忠者，以見孔子欲往之故。此亦曲爲之說。子路之墮費，正欲張公室，而不狃卽據城以抗，此尙可謂非叛魯乎？蓋徒以其在吳時有不忘故國之語而臆度之，實未嘗核對左傳年月而推此事之妄也。

戰國及漢初人書所載孔子遺言軼事甚多，論語所記，本亦同此記載之

類，齊魯諸儒討論而定，始謂之論語。語者，聖人之遺語；論者，諸儒之討論也。於雜記聖人言行，真偽錯雜中，取其純粹以成此書，固見其有識；然安必無一二濫收者。固未可以其載在論語而遂一一信以爲實事也。莊子盜跖篇有云：『田常弑君竊國而孔子受其幣，』夫陳恒弑君，孔子方請討，豈有受幣之理，而記載尙有如此者。論語公山不擾章毋亦類是？

漢書藝文志論語類辨僞

康有爲

（新學僞經考卷三下）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如淳曰：『分篇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

已下爲篇，名曰從政。』）

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如淳曰：『問王，知道，皆篇名也。』）

魯二十篇，傳十九篇。（師古曰，『解釋論語意者。』）

齊說二十九篇。

魯夏侯說二十一篇。

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師古曰，『張禹也。』）

魯王駿說二十篇。（師古曰，『王吉子。』）

燕傳說三卷。

議奏十八篇。（石渠論。）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

孔子三朝七篇。（師古曰，『今大戴禮有其一篇，蓋孔子對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

朝」。

孔子徒人圖法二卷。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以上漢書藝文志文）

歆造古文以徧僞諸經，無使一經有缺，至於論語孝經亦復不遺。傳魯論之庸生，當亦歆所竄入，以實其僞經之傳人耳。魯論由張禹傳至東漢，包氏周氏之說猶其真派，然已雜合齊魯，亂家法矣。至鄭康成

雜合古今，真偽遂不盡可考。

志稱『論語古二十一篇』，注云，『出於孔子壁中，兩子張。』按論衡正說篇云，『不知論語本幾何篇。』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間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尙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始曰『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是古文不止二十一篇也。王充必有所見，則歆之僞論語尙不止二十一篇，特歆不敢著之七略耳。

然自鄭康成雜合古今，則今本論語必有僞文。如『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一章，必歆僞竄。又何晏論語集解雜采古今，采孔馬之注則改包周之本，用

包周之說又易孔馬之經（臧氏琳經義雜記語）。

今『巧言令色』一章，

集解正引偽孔安國注，其爲古文論語尤爲明確。欲以左丘明親見聖人，好惡與同，以仲尼弟子無左丘明，故竄入論語以實之。欲徧竄羣經，證成僞說，不復可條辨也。

孔子三朝七篇，師古曰：『今大戴禮有其一篇，蓋孔子對哀公語也。』按大戴，孔子對哀公有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間七篇，不止一篇也。小辨有『爾雅以觀於古』語，其欲僞爾雅所由附會者歟？

論語注

（節錄）

康有爲

公冶長篇

（卷五）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

丘亦恥之。

按，此章爲古文僞論語，劉歆所竄入也。史記仲尼弟子傳無左丘明名。史記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則左氏名丘，亦非名明也。今左氏傳稱陳敬仲『五世其昌』，稱魏萬『諸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又傳文終于韓趙魏之滅智伯，孔子沒後二十八年；魏氏爲侯，孔子沒後七十八年；田和篡齊，和爲敬仲八世孫，在孔子沒後九十五年。旣非弟子，孔子稱其盛德而自稱名，當爲孔子前輩，否亦孔子同時人，何得後孔子百年猶在乎？卽老壽亦安能爾？其爲劉歆僞古文可斷矣！蓋孔子改制，三世之學在春秋，皆弟子親傳其口說。劉歆僞編左氏傳以攻公穀，徧爲古證于諸經，因竄丘明名于此，以著左丘好惡與聖人同，以惑後人，以爲攻公穀計。豈知左丘作國語而非傳經，又不在七十子之列，其詳見